

火速再版

路歧魔人

DISPARITY BETWEEN MEN AND DEVIL



夏世信 著



中华出版社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贪官污吏概不例外
直击公安内幕，揭露司法腐败，斩奸锄魔的真名实案

〔法制报告文学〕

人魔歧路

夏世信 著

中華出版社

人魔歧路/夏世信 著

中华出版社, 2002. 6

ISBN 99937 - 28 - 07 - 1

I. 人…

II. 夏…

III. 法制文学 - 当代

责任编辑: 陈 宁

封面设计: 倪 娜

出版: 中华出版社 (澳门南湾大马路 50 号中华广场)

网址: www.publishen.com

发行: 中华出版社图书发行中心

电话: (0898) 66735255 66735256

照排: 海口绿叶照排中心

印刷: 海口新明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 印张: 12

版次: 2002 年 6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4001—6000 册

国际标准书号: ISBN99937 - 28 - 07 - 1 定价: 25. 00 元 \$ 68. 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何光渝

这是一部写得很实在的报告文学集。

说它实在，自然是因为如今已有许多并不实在，甚至虚假的“报告文学”堂而皇之地存在着，以致玷污了真正报告文学的名声，贬低了报告文学在公众心目中的信誉和地位。真实性、或曰非虚构性，作为报告文学创作的原则或前提，它关涉到报告文学作品的全部价值。尤其是对于那些触及社会问题、且具有批判锋芒的作品来说，非虚构性更是意义重大、非同小可。每一种文体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品性，一些属于自己的特质，甚至是不可动摇的创作原则。

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而言，其之所以被称为报告文学，真实性（非虚构性），正是它安身立命之所。

也许是职业的缘故，长期在检察机关工作，训练了夏世信一切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责任感。于是，在他的笔下，故事和人物中，哪怕是一点蛛丝马迹、细枝末

节，他也都如同《解剖刀下的故事》中的法医冯安贵那样，“丝毫不敢马虎”，一笔一画，有根有据，实实在在，历历在目。对于报告文学这种有着鲜明现实性要求的文学品种来说，现实社会生活的矛盾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应当是报告文学作家关照的对象。这正是报告文学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个性优势。这部集子中的各篇，也都有着这样的特点。不过，能否对报告对象有真切准确的认识和感受，对事件、人物和矛盾有正确的辨析和评价，读者事实上是有着非常严格而敏感的要求的。对于这部集子中的每一篇章，任何事实或细节上的马虎和失误，不仅会暴露出作者对纷纭现实生活认识和把握的深浅高低，还极有可能引出这样那样的麻烦，乃至纠纷和官司。按常理，象《人魔歧路》、《掀起“英雄”的盖头来》中所描述的那些匪夷所思的案情，那么离奇曲折的故事，若换另外一人，或许就会用另一副“生花妙笔”演绎出另样的故事。但夏世信并不添油加醋，依然实实在在，据实写来，却照样写得一波三迭，引人入胜。这反倒能让读者看出作者的功底来。有这样两句话，一是“巧能藏拙”，一是“弄巧成拙”。对一个认真严肃的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巧”与“拙”，颇具辩证意味，又并非只是一种操作难度的问题，实在是需要审慎辨析的。

这部集子里的作品，无疑又都属于“法制文学”的范畴。近年来，此类作品的兴起和发展，无疑又源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法制”这一社会支柱的逐渐修复、强化和完善，是文学对于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呼唤法治的一种回应。夏世信以纪实手法所表现的、以案例为实体的这些作品，虽然在严格意义上说当属文学的浅层模式，但是，它所反映出来的

生活面，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证性，切实地勾勒出今日中国社会法制建设艰难而顽强推进的过程，映照出这一过程的复杂性、长期性，以及这一过程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这一点，只要稍加留意，读者不难从《掀起“英雄”的盖头来》、《风雪夜行人》和《车马相帅》中，读出这样的意味。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空前活跃且瞬息万变的经济活动，一方面推动着社会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由于价值观念和固有心态的变异，一些人为追求丰裕的物质生活，聚敛财富、谋取金钱而不择手段，孕育、诱发着林林总总、闻所未闻的犯罪行为。对于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犯罪，如何认识并加以表现，实则是时代对于报告文学作者提出的新问题。能不能向读者提供比新闻更多的信息和个性化的理解，敢不敢接触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的矛盾冲突和“灰色”内容，是作品能否在读者中产生一定影响的关键。在夏世信的这些报告文学中，所有这些生动而曲折的案件，绝不是靠作者的想象和编织、靠写作技巧所能奏效的。作为一个也曾写过一些报告文学的写作者，我深知报告文学写作中可操作的唯一途径，便是在采访调查上多下功夫，做到扎实细致，尤其是一些关键过程，必须不辞劳苦地反复核实。以此来获得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而事实上，无论是在人或事的变化过程中，很多“细节”或“情节”是无法想象出来的。生活的本相，它的生动性，以及它所传达出来的这个世界的深刻性，要比我们个人的想象更丰富、更奇特、更具“戏剧性”——就看作者是否乐意作深入的采访调查。而夏世信显然是乐此不疲的。

应该看到，在人们日益关注现实、特别是经济生活中千

奇百怪的自我和他性时，自然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更好的描述、阐释这类生活的纪实性作品。这里的确存在着十分广大的读者期待和市场空间。对于擅长于写作此类作品的作者，也因此充满了诱惑和考验。我始终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最富现实主义精神的文体，报告文学作家必须真正站在社会前沿，以睿智和勇气正视现实。坚持报告文学创作的严肃性和艺术自律水准，在诅咒金钱和物欲对人的腐蚀的同时，如同这集子中所有无私无畏、正直善良的检察官们那样，绝不媚俗射利，一如既往地把持住报告文学为人民请命、为时代立言的操守，用自己虽然很有限、很微弱的声音，不遗余力地介入社会的变革与时代的进步，满足社会的阅读期待，与人民的需求呼应共鸣——这才是我们写作的初衷和正道。

舍此其谁?!

目 录

A

夜色迷蒙阴森森——公安局长、政委均涉嫌犯罪，公然组织了一大批少女来卖淫，目的是抓“嫖客”搞创收。所谓嫖娼案达 326 件，非法所得达 100 多万元，他们私吞大量“放白鸽”而收取的罚金，大吃大喝，挥金如土。面对这群头戴国徽、舞枪弄棒的土皇帝，达摩克利斯剑无情，将六枝公安局集体“下枪”，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震惊全国的司法大案……

1

B

掀起“英雄”的盖头来——六枝公安局刑侦队指导员，老布尔什维克姜启忠，是个赫赫有名的缉毒英雄。私下里设下连环毒计，霸人娇妻，以毒养毒，草菅人命。为了当先进、搞创收，为了让犯人的娇妻假立功，甚至不惜让手下干警自砍两刀，不惜杀死自己的“老舅”，系有“执照”的地痞流氓、毒梟魔王……

51

C

人魔歧路——本是武警干校的一对高才生，一念之差成仇敌。文中新自恃武术高强，轻功了得，杀人不眨眼。在狱中将三十多斤的脚镣当作练轻功的“沙包”，挖墙、开镣，飞檐走壁，两次越狱。押解途中又下毒，企图毒死检察官，进而从风驰电掣的列车上飞身逃跑……

127

D

刑讯的悲哀——一个近乎于痴呆的善良农民，被人疑为小偷而扭送派出所。干警们如获“沙包”，纷纷练拳解气。警棍下死里逃生的王其华被抓回来后，公安干警更是不依不饶，直到阴惨惨地打死为止，并红口白牙嫁祸于百姓所为。呜呼，如此执法……

161

E

解剖刀下的故事——自古红颜多薄命，一位美貌少女被公子哥儿“彭衙内”盯上，软缠硬磨得了手。她成了人大副主任的儿媳后，丈夫整天在外泡妞，甚至当着她玩妓女。郭晓丽稍有不满意就被拳打脚踢，最后一次被活活打死后，“彭衙内”将她从高楼摔下，谎报“自杀”。街邻不服！只有解剖刀不畏权贵……

181

F

风雪夜行人——酒中之王的“茅台”陡然上涨到三百多元一瓶，于是假“茅台”漫天招摇，“真猴王”反倒被念了紧箍咒。检察官们餐风露宿，不法奸商金屋藏娇；一面是忍饥挨饿，一面是挥金如土，不法之徒真能通天么……

221

G

车马相帅——从上到下一群腐败分子，将一个好端端的国家重点企业“贵州动力机械厂”蛀空了，终于宣告破产。数千名工人怆然涕下，生计无着，职工们拼死上告。查赃车、查回扣，查出了大小贪官一串串，看这些人大代表、工商局长、厂长、经理哪个是清官……

271

H

当代吸血鬼——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黑了良心。贵州省几大血站，大肆从事非法勾当，这群吸血鬼从成千上万的农民身上每人多抽取200CC鲜血，走私血浆达几十吨之多，私分几百万元。献血者休克后死而复生，还要被他们以“脂血”为名克扣“献血金”。贪官污吏固然心黑，“白衣天使”们为何也这么狠……

305

夜色迷蒙阴森森

贵州六枝公安局组织一大批少女卖淫，目的在于通过抓“嫖客”搞创收，许多人从中大肆贪污受贿，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六盘水市检察机关和六枝特区检察院排除万难割掉了司法肌体上的这个最大的毒瘤。公安局长、政委涉嫌犯罪，私吞大量“放白鸽”的罚没款。面对这群头戴国徽、舞枪弄棒的土皇帝，上级决定对这个公安局集体“下枪”，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第二例。

对当地饱受公安败类蹂躏的老百姓来说，这到底是些怎样的噩梦呢？

在那遥远的乌蒙山深处有一个特区叫“六枝”。

近年来，这特区很出了一些特别的怪事。

先说那一天早上，人们一觉醒来，竟发现面临繁华大街的公安局墙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过去土匪藏深山，如今土匪在公安。”

这可了得？

事情也没什么了不得，众怒难犯。老百姓嘛，有屁就放，放了就放了。即便叫人马上把那些“胡说八道”之词抹去，但当地群众还有更多的顺口溜，你又能咋办？比如那——

“小官养大官，鸡婆养公安。”

何谓“鸡婆”？非“养鸡之婆”，乃当地人对妓女之俗称。

每一句民谣（即顺口溜）都是老百姓对那现实生活的高度浓缩，绝不是文人墨客们挖空心思能胡编得出来的。那么，故事就从诠释这些顺口溜开始吧。

桃花山是妓女天堂

本来，我们有些职能部门是专门维护社会治安的，在这里，却流传着“公安不办案，社会治安好一半”的顺口溜，看看，这岂不是颠倒是非，片面夸大？真要不办案，岂不是到处杀人放火强奸掳掠？这就是老百姓不负责任的片面性，想到哪说到哪，只图痛快，不像先贤圣人们的警句那样横推竖敲、上看下看、放之四海而皆准，无懈可击。当然，也绝不是无中生有，在某一方面甚至是入木三分，生动形象至极。

在六枝特区流行这些顺口溜时，正是当地人们谈“鸡”色变，夜不出户，尤其是男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之时。

先举一例。那时这特区“卖淫嫖娼者”特多，有关职能部门实在忙不过来，有时一晚就要抓好多起，虽然一旦被抓住就是“屁股朝天，罚款五千”，但“嫖娼者”越抓越多，层出不穷。于是他们连讯问笔录也用微机打印成固定格式。

——“你今晚和谁发生了性交？……在什么地方……价格谈定多少？……事情完后，你付给她多少钱？……”像法律文书一样规范而统一，一样的过程，一样的情节，只须填入不同的人名、地点、时间就是一个完美的“嫖娼”案卷。

为什么嫖娼的越抓越多？

这样办案，那被抓的人又是怎样招供的呢？

陆世美学雷锋得顶“嫖娼帽”

陆世美，男，59岁，中共党员，铁一处退休干部。那是1997年3月9日晚七点。应其表兄叶某的邀请前去喝酒。你一杯我一口，两人整完八九两火酒后，已是晚九点。陆世美自觉醉意迷蒙，乃回，其表兄又送至半路方依依告别。陆世美头重脚轻独自走着。突然从路边钻出一少女，哀声滴滴道：“大哥，我是紫金来的，煤机学校往哪走？”陆世美酒醉头心明白，歪歪倒倒地指着云盘方向：“那……那边去……”

“哎哟！我有些怕……你，你送我一段好不好？”那少女也不管陆老头已醉态如武松上景阳岗，只一个劲儿地说害怕，害怕。

这陆老头看看那边，确也灯冷人稀，想到一个小女子，又是外地人，走夜路真是不大安全。一种本能的怜花惜玉潜意识觉得应该送她一程，学雷锋也是应该的嘛。于是定了定神道：“好！”少女在前，陆老头在后，走着走着，那少女突然停下哀求道：“大哥，我实在困难，借我点钱用好不好？”话音刚落，正如评书里说的：“说时迟，那时快”，那一只纤纤小手已擒住陆老头那羞处了。陆老头顿时大惊，忙叫道：“别别别，别这样，我的女儿也比你大。你再困难，也不能这样。你爹妈知道你这样，多伤心。我今天没带多的钱，只有五块钱，你拿去买碗面吃。快走快走，让人看见多不好。”

偏那女孩接了钱不但不走，反而抱着陆老头亲上亲下没个完。其时不知从哪儿突然跳出两个汉子，一阵拳打脚踢，不由分说，一绳子捆到了特区公安局的“查禁办”。

这一打一捆，陆老头酒已醒了一半，见是公安局认得的熟人张树生，便委屈地喊了一声：“树生！”

那张树生并不理他，转身便走了。陆老头这才看清，先前抓他的正是公安局查禁办的田应寿。只见田应寿低头写了一阵子，便过来拉着陆老头的手在那写好的材料上东一个西一个地压手印。陆老头醉意朦胧地任他西按东压，只眯着昏花的老眼道：“啥……啥东西？按，按这么多手印？还，还有哇？”心想：“落到老虎口，随它怎么咬了。”（陆老头原话）

压完了手印，田应寿说：“本应罚五千，我和树生看你是熟人，只罚三千。”

“干啥要罚款？我没有钱。”

“少罗嗦，你交不交？不交就把你送收容所，哪时交钱哪时放人。”

陆老头无奈，只得写一欠条，欠到三千元。田应寿一看说：“不行！要写成‘欠到嫖娼费三千元’。”

好汉不吃眼前亏，以后再说吧，检察院、政法委，上至中央，不信就没有作主的青天。就这样，陆老头便“承认”了自己某月某日在马路上嫖娼，还给了卖淫女五元钱，有若干手印为证……

姚在湖安守店中亦中计

那陆老头是因为天黑出门被中了计。至此，人们得出一个教训，凡是见了不认识的女人千万别搭话。也有人为了提醒自己，特地买了那种印有“懒得理你”的背心穿上，时刻警示，以防上当。但是姚在湖的故事更叫你防不胜防。

姚在湖，男，57岁，退休工人，一家六口，爱人的厂里亦发不出工资，四个子女无工作，其长子自筹资金开了一个烟酒店勉强度日。姚退休后便时常抽空帮助儿子晚上看

店。

也是3月9日晚九时，一女子在其店门前东张西望。

“买什么？”“水果糖。”“有七块五一袋的，有十八块五一袋的，你要哪种？”“我只买两颗。”“不卖零的。”姚在湖老实得不能再老实，根本没听出那女子“只买两颗”的弦外之音，还以为那女子真是没钱买整袋。

接着那女子又说要买包云烟。老实的姚在湖忙说：“六块钱一包。”“我没钱。”“既没钱买什么烟？”“我陪你玩一下。”

这一下，姚在湖听懂了，一跺脚吼了声：“快滚！”

那女子果然就走了。可一小时后又返了回来，在店外站了一会儿。姚在湖不搭理她，心想，我一个不理你还行么？

但是，姚在湖没想到那女子会主动送货进屋，乘他店门未关，一下子拱进店里。

“你进来做什么？要抢人？快出去！”

那女子也不搭话，直往柜台后面的屋子钻去，一进屋就自个儿把衣服脱了，躺在床上睡觉。

这一下，姚在湖才晓得这女子的厉害，忙拿出几张钱，气呼呼地吼道：“搞啥？搞啥？你要钱？我家也穷，只有这几块钱。给你，快穿起衣服滚！”那女子见有了钱，接了钱，果然穿好衣服出了店。

这一闹，姚在湖也没心思再做生意，便关门睡觉。但刚上铺不到半个小时，店外响起敲门声，姚在湖以为又是那女子，便不应也不管。但接着开始擂门带吼：“开门开门！快开门！再不开，老子给你把门踢烂。”

“哪个？”

“哪个？公安局的！”

姚在湖赶忙开灯开门开香烟，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张树生。张树生里里外外查看了一番，也不多说，就叫人用手铐一铐子铐了姚在湖。姚在湖不知龙王庙的哪股水发了，连问：“我犯了啥法？凭什么铐我？”

一个耳光打过来，顿时两眼金星直冒，“少罗嗦，走！”

在公安局的查禁办里，无论怎样整，姚在湖就是不承认嫖娼，于是被送到“后山”收容所里关了起来。

知夫莫如妻。姚在湖的妻子和他的小姨妹去找张树生求情。姚妻说：“张科长，我家的人我知道，姚在湖是个树叶落下来也怕打破脑壳的人。再加上我家穷，几个娃娃没有工作，他平时连酒也舍不得喝一口，他绝不会做那些事的。”

张树生冷笑一声：“夫妻一世，可能糊涂一时。人家女方都承认在他铺上睡过，他还给了那女的五块钱。如果你们不承认罚款，就要被判刑。你家开店有钱，本当罚一万，看在你妹妹和我是同学，只罚四千吧。”

姚妻太了解自己的丈夫，和张树生争吵不休，论理论法就是不服。万般无奈，姚在湖的小姨妹只得贴钱替姐夫哥交了四千元，才把鼻青脸肿的姚在湖从收容所里放出来。

这就叫你安守家中也在劫难逃，只要人家盯住了你，以为你有权，不怕没法弄你。但这有一点，是姚在湖自家的门未关好。有道是门牢犬不入，也怪自家粗心。而下面的故事则是“门牢犬也入了”。

舒云华买烟留后患

舒云华也是个退休工人，53岁。但退了休后还在为厂里看一个厂房。那是12月中旬一天，也是晚上七点左右，因要按时去看厂值班，天黑了也得出门，这没有错。但舒云